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三十二回 眾名士蕭齋等報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詞

話說秋兩紛紛，濘泥滿道，一連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見晴明。場中定於初九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報起來。凡下場的個個意馬心猿，到了這幾天，寢食俱廢，就是高品、春航亦未能免俗。春航初八日晚上太睡早了，睡不著，重又起來，至高品房中，見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談起心事來。春航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無妨，就是對不住蘇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白白孤負了。科名雖不足貴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斷無不從科名而起。」高品道：「可恨今年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迴避得乾乾淨淨，我們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見動靜，就不必想了。」春航道：「不要到此刻，點燈時不來，便已絕望。若據前日那兩個六王課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」高品道：「下場年問卜是最不靈的。我頭一次在江寧考試，有個起梅花數的為我起數，得泰卦五爻。他說不用說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辭是帝乙歸妹，以祉元吉，你還講甚麼。」且象辭還是中以行願也。」春航道：「可不是！」高品道：「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。你想帝乙的乙字，與歸妹的妹字，去了女字旁，不算乙未兩字麼？我已拿九穩，誰知道鬼神專會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。」春航道：「人心最靈。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，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」二人煮茗閒談，將近五更始寢，一到天明即已起來。

卻說蘇蕙芳惦記春航，亦復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時，已是巳正時候，連忙梳洗，即著人到外面打聽可曾報動，那人去了。隨後有個京官，著人來叫蕙芳去陪著登高，蕙芳那有心緒，回他進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鐘上已交午初，打聽人轉來道：「外間已報過四□名了，田老爺還沒有在內，倒是那個姓歸的中在三□四名。」蕙芳道：「那個姓歸的？」家人道：「衙外邊住的，就是那葉先生的姑爺，開窯子的。」蕙芳聽了，頗為不平道：「奇了！忘八都中了，還了得？這麼看來，是不必說了。」心上要到春航那裡去，猶恐見面有些難以為情。意欲報了再去，心上□分焦急，比春航倒還勝幾分。一回見寶珠著人來問信，素蘭、玉林著人來問信，鬧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戲園中，恐怕被人鉤搭住了，悶悶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閒書消遣，看了兩頁又放下。

將近申初時候，尚不得信，悶絕無聊，忽見跟班的手裡托著一個盒子，上面放著一盤棗糕，進來說道：「胡裁縫送來的，有話要面求。」蕙芳道：「他有什麼話講？既然他親自送來，收了的就是了。」胡裁縫也走進來，作了一個揖。蕙芳讓他坐了。胡裁縫道：「今日倒閒空在家，不出門走走？外面登高，遊玩的頗熱鬧。又是報舉人的日子，潘三爺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熱鬧，擠滿一舖子人，報喜錢賞了一百弔。這衙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與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濟寺的高老爺也中了八□一名，如今城外已報一百多名了。」蕙芳聽了，忙問道：「宏濟寺的高老爺中了，還有位田老爺也寓在寺內，可曾中麼？」胡裁縫道：「我沒聽見說，想必也中了。」便向蕙芳說：「我的蘇爺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：我那第三個兒子叫三喜，在舖子裡開著，教他作手藝，學了三四個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五□錢買糖買果子吃，我那裡養得起他？他相貌也還乾淨，雖不能比你那班裡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靈，針線學不會，戲倒學得會。如今聽熟的亂彈，倒也會唱許多。我想作戲比我們作裁縫好萬倍。我求你老人家行個好事，提拔提拔我，選個日子送三喜來拜你作師父，你老人家斷不可推辭。我若送他到別班裡，我也心疼他年紀又小，打打罵罵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」

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將來就不指望與你老人家一樣，能夠光光鮮鮮，不少吃，不少穿，認得幾個財東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作裁縫的有什麼好處？自己又沒有本錢，舖子裡除了料來，來路就貴，還要替人墊錢。開出帳去，人又嫌貴了。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這一間舖子好容易開著，五七個伙計作活，老米飯，酸菜湯，一天費用也得兩吊錢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內？

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兩年我就不作裁縫，就像作老太爺一般了。」蕙芳聽了，好不厭煩，便道：「我將要改行不唱戲了，那裡還要收徒弟？況且我也不會教人。你兒子要學戲，還是到那亂彈班裡好，學兩個月就可出臺。我們唱崑腔的學了一輩子，還不得人家說聲好。一個月花了多少錢，方買得幾齣戲，學他作什麼？」胡裁縫尚是囉嗦，好一回才去。已是上燈時候，蕙芳長歎一聲，忍不住叫套車到春航處去，先與高品道喜。及到了宏濟寺中，卻是冷清清的。進內先見了高品的家人，問他，那人答應道：「方才報是報來，我們老爺說恐怕不是，不曉得什麼緣故。」蕙芳走到裡面，只見高品與春航對坐下棋，照應他坐了，春航便觸起心事來，便把棋子一擲，說：「輸了，不必下了。」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問道：「卓然已高中了，怎麼如此模樣？」高品笑道：「中了便應該怎樣？等湘帆報來再熱鬧罷。」蕙芳道：「總是一樣，全要中的。」高品道：「方才報是報來，但有些不對帳，是個江南監生。」蕙芳道：「據我看來不錯的，你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」高品道：「也難說，總要看了榜方作準。」春航默默不語，蕙芳只好說些寬慰的話。少頃，史南湘、顏仲清闖將進來，南湘道：

「賀喜的來了，快預備喜酒。媚香你也在這裡？」春航道：「此刻也差不多報完了，將弔之不暇，何賀之有？」仲清道：「才報了一百八□多名了，卓然中在八□一名，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麼？」高品道：「恐怕不是，你不見條子上寫的是江南監生？」南湘、仲清齊道：「這是筆誤，常有的事。」春航道：「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經中定了。」南湘對高品道：「你且備起晚飯來，咱們一面吃一面等，如不來報，三更後同去看榜如何？全中了，你們兩人好好的請我們吃□天。」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就這麼著，我也有些餓了。」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來，已經安排定了，即收拾桌子，擺上飯來。南湘不准先吃飯，要陪著他飲酒。高品口內雖說疑心，心上早已歡喜，頗覺對酒開懷。春航素來灑脫，此番倒放不開心，蕙芳也與他一般。南湘道：「放心，湘帆總在五魁之內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論文了。當年我在湖北儂倖的一年，約了幾個朋友，大排著筵宴候報，候到三更不來，也氣極了。那些人看不像，也去了。到四更將要睡時，才報了來，倒是個解元。難道你們下過兩三場，還不曉得五魁是後填嗎？」仲清說道：「上科我就不是上了報錄的當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報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賞了好些錢，明早他竟不來。」

及看榜時才曉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山太水空喜歡了半夜。」諸人借酒閒談，到了二更以後，尚不見報來，就是史、顏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穩了。

將要吃飯，忽聽門外一片聲嚷將進來，倒把眾人吃了一驚。

聽得嚷道：「田老爺大喜，中的是南元。」春航一聽，喜不可言，把箸子摔過一邊，連忙走出位來，蕙芳也樂不可支。諸人是皆歡喜，忙看條子，是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□三歲江南上元縣附貢生。」方才放心。報喜的討賞錢，蕙芳帶了些票子來，遞給春航。春航先賞了□吊錢，道：「明早同高老爺報喜的一同來領賞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明日二位老爺不是□弔二□弔的賞，重重的要賞幾百吊錢呢。」高品道：「是了，你明日來。」春航樂極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來，恐怕報喜來誑他，只管發怔。蕙芳笑道：「報已報完了二百幾□名，人都要疑心，難道人人全是假的麼？」仲清道：「不必疑心，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門也都開了，叫你管家騎快馬先看了榜來。我們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來。」春航、高品道：「甚好。」一面打發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時各人暢飲，到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鬧到五更以後，看榜的始回，說道：「田老爺是不錯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」這一句話把高品唬呆了，急問道：「我怎樣？」那人道：「八□一名是叫高品三，年四□歲，江南淮安府山陽縣監生。」高品氣得發昏，說聲：「呸！」那人便拿出《題名錄》來，眾人細細看了，果無高品在內。蕙芳笑道：「中的人我也不認得，我就曉得這兩個，一個是葉茂林的女婿叫作窯子歸，這三□四名歸自榮就是。一個是潘三的女婿叫作槓花，他老子叫花三鬍子，在槓房抬槓出身，如今大發財，開了幾處槓房，這六□三名花中桂就是。」高品再把第一張《題名錄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覺歎口氣道：「也罷，名利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現在你們不比外人，我對你們直講罷，一千六百兩銀子賣掉了一個舉人，這個槓花就是我中的，是

張仲兩的過手，明日就要討帳去了。」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幾句。高品道：「我豈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，我也有個想頭在內，或者今科不當中，或者我竟能名利雙收，也未可知。況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內有幾件大事急於要辦，妙手空空的，亦殊難堪。如今倒罷了，雖不能巴結與湘帆作個同年，但不叫抬槓的做年伯，稱娘子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。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還得了一個好年丈呢。」春航笑道：「憑你怎樣刻薄罷了。但是那一科沒有些混帳人在內，焉知你下科又不與這些人作同年？倒是年丈之稱，又是誰呢？」蕙芳聽了好笑。仲清道：「你方才沒有聽見，抬槓的兒子花中桂是潘銀匠的女婿嗎？敘起年誼來，不是你的年丈？」春航笑道：「我也不與他會同年，我仍認卓然是同年便了。」高品笑道：「這麼說，我明日就叫潘三為丈人如何？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少頃，天色大明，紅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見房師，並謁座師，各人都散了。已後會同年、請吃酒，一連忙了半個月。

春航出於第四房孫亮功門下，相見之後，亮功久已聞名，就是劉尚書、王閣學，雖未見過春航，於他兒子們書房內，見他些筆墨東西，也久已傾倒，惟恐不得其人為憾。今中了南元，□分歡喜。從此春航與文澤、王恂又成了世誼，更加親愛。惟有孫氏昆仲頗難浹洽，然亦不得不往來，惟淡交而已。高品代槍之銀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元。張仲兩過手，在花處講定二千四百金，從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謝儀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。便從藩經歷上加捐了正指揮，即在坊裡當起差來。高品已於□月初二日回蘇州去了。春航在廟裡寂寞，文澤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兩處時相寄榻。又兼蕙芳照舊相陪，便安心樂意，與文澤、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閒時作些詩賦，習學殿試工夫。南湘也寫了幾天殿試卷子，已後又不寫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如今要講起一件閒事來。那八月□四日晚，烏大傻教刑部裡傳了去，問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錢財事。因歸自榮急欲借錢，商於大傻，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許其分用。大傻早將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偽契與歸自榮，押了六百吊錢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誰知這個財東與前次那個財東相好，一日敘談帳目等項，講起烏大傻的房子來，那個財東問起住址、方向，知道就是押於他那一所，便對那人道：「這張契紙是假的。前年大傻已將房子抵押於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興盛香蠟鋪作保。現今利錢欠了四個月，我正要找他說話，怎麼又押與你了？」那人便著起急來，即找了中保來尋大傻理論。誰知大傻子終日昏昏沉沉的在戲園圍觀，家中用一個笨漢，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□餘天，並未見著一面，大傻回來又不知道。那人情急，告了一狀，送到刑部裡。烏大傻是個天文生，其祖也作過官，其叔祖並且上個顯宦，如今式微了，只剩下數頃荒田，幾間破屋。幸虧契是白契，並非私造印信。大傻的堂母舅，現任刑部司官，也有些照應。大傻想供出歸自榮來，無奈契是他的，又係他出名，倒與歸自榮毫無干涉，竟上了一個大當，革去天文生，限期賠償。這也是他的晦氣。

卻說拿烏大傻那一天，有個皂隸叫作陸升，與歸自榮住處相近認得，那日見他報了舉人，忽然想起八月□四日，明明看見歸自榮在烏大傻寓裡吃酒。因想□四日秀才們正在場裡，怎麼他不進去，又會中呢？想來想去，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見一個貼寫，叫作葛逢時，排行第六，是個紹興朋友，極會生事的。

那天是□月初三日，陸皂隸走到衙門前一個小茶館內，見葛貼寫在裡面吃茶，一邊放著黃布小包。身穿貴州綢緞袍，套著元青大褂，低著頭在那裡吃火燒。皂隸走近來彎彎腰，叫聲：「葛先生，獨自一人閒坐嗎？」葛逢時見了，也照應了。陸皂隸就對面坐下，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時道：「你今日清閒，想不是值堂日子麼？」陸皂隸道：「這幾天不該班。葛先生，你是忙得很，近來想也發財。你是走得起的人，即日就要補經承了，將來可肯照應我們？」葛逢時歎口氣道：「老陸，你是衙門中老手了，難道你不知道我們的苦？若要想得經承，至快還得七八年，你想難不難？不比別的衙門還有些活動，這道衙門作了經承便又怎樣？」陸皂隸道：「作了經承到底好，你看黃經承與張經承怎樣局面，簇斬新，風吹不動，火燒不著的一所好房子，好熱車，乾草黃銀鬃大騾子，你瞧氣色怎樣光鮮，衣服怎樣體面，也就罷了，將來還有個小功名。人生在世，衣食無憂，就也難得。」葛逢時點點頭，已將幾個火燒吃完，然後問道：「你可要吃點心？」陸皂隸道：「我已吃了油炸糕、甜漿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今日難得遇見你，正好討個教。」

葛貼寫道：「有甚麼事難明白？」陸皂隸道：「我們街坊有個姓歸的，是個南邊人，招贅在烏大傻子家裡，常見他出進的。

我家與烏家隔不到一箭遠，在一條衚衕裡，這且慢說。我問你年年下場的日子可是一定的日期，或是可以先後修改的？」葛貼寫道：「鄉試麼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頭場，初□日出來。□一日再進去，□三日出來。□四日再進去，□六日完場。這是各省一樣的。會試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樣。」陸皂隸道：「你說二場是八月□四日進去，是什麼時候點名，什麼時候封門呢？」葛貼寫道：「點名總在一大早，到了午未時也就要封門了。」陸皂隸道：「到□四日二更天，還有不進場的人嗎？」

葛貼寫道：「怎麼能夠到二更天？今年點名極快，二三場午正時候已經封門了。□四日二更天還在場外，那是頭二場犯了貼例貼出的了，所以不用進去。你當他還未進場呢。」陸皂隸點點頭道：「原來有這些原故。什麼叫作犯了貼例貼出來的？」葛貼寫道：「這些事你要問他作甚麼？貼例的或是燒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。這些有毛病的卷子，就不發謄錄所，就貼了出來，不要他再進去了。」陸皂隸道：「據你說，貼出來的可會一樣中麼？」葛貼寫道：「你好明白！既貼了出來，沒有完場，怎麼會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兒子，也不能中的。」陸皂隸道：「我原聽得人說，不完場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講的那街坊姓歸，名字叫自榮，現在高高中了三□四名。我於八月□四日二更天去傳烏大傻子，明明看見歸自榮在那裡。他並且上前來問甚麼事，講了多少話，急得什麼似的。」

那時我去不理會。後來見他報了舉人，我又不曾認錯人，細細想來，他沒有進場，怎麼也會中呢？請教你評出個理來。」葛貼寫道：「這卻奇了，或者你認錯了人，或是記錯了日子，不要是□三晚上。」陸皂隸道：「這人雖燒了灰，也認得出來，斷不會錯的。至於日子，有票字為憑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節，一發不會記錯。你想是什麼緣故？」葛貼寫道：「這真奇了。」細細想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樣？」陸皂隸道：「這卻不知道，他外面是極好看的，說是烏家的女婿。至於他是那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」葛貼寫道：「你細細訪一訪，如果真沒有進場，這就了不得，必定有個頂名代替的了。你若訪實了，歇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樣。我們見景生情，大家可以發些財。」陸皂隸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貼寫還了茶錢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幾日，陸皂隸訪得明明白白。是歸自榮攆出一個奶媽子，因偷了一張錢票，兩樣銀首飾，被主人搜著了，攆了出來。

歸自榮那日因城外人眼多，故躲在城裡頭看戲，請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瞞他們。內中有個馬回子，替他經手，請了一個浙江人，丁憂的廩生，許了他一千兩銀子，先付潤筆一百兩。

歸自榮沒有錢，只付了四□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經手的馬回子，又從中賺了□兩，那廩生僅得他三□兩銀子，倒替他中了一個舉人。如今天天向馬回子吵鬧，把馬回子的大門也打破了。

歸自榮躲在家裡再不出來，並且鬧得外頭有些風聲了。陸皂隸從奶媽子口中訪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訴了。葛貼寫便叫陸皂隸去向歸自榮借一千銀子，被歸自榮啐了一臉吐沫，便一五一□嚷將出來。歸自榮無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鬧了一場。陸皂隸詭詐不動，逢人便說要告他。葛貼寫與他作了一張呈子，就遞在部裡。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個廩生，兩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審了兩次，歸自榮不能狡賴，只得據實供明，革去舉人，監押起來，俟拿到代槍之人，再行定案。

此案一出，鬧動了多少不第生監，鳴鼓而攻，並把歸自榮在城外那些事情，一總通出，部中看成了一個大笑話。有個老司官遊戲三昧的，作了一個勸語，是一篇四六文，滿城傳遍。

從此歸自榮成了一個衣冠禽獸了。一日，文澤的家人從外面抄了一張來送與文澤看，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裡。大家看時，只見寫道：勤得歸自榮，家本書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銅臭，性愛游花。浪跡都門，騙人弱息；縮頭陋巷，擁彼淫娼。恣挑達於風月場中，攫錢財於鴛鴦被底。臀有膚而盡堪鑿空，面無皮而豈解包羞。貪酒食之歡娛，暢煙花之撩亂。交遊假托，後庭裡玉樹常埋；廉恥全無，前溪邊秋砧又搗。既在泥塗以含垢，豈堪月窟以探香。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鷓為同氣；一味狐能工媚，亦由蟲自可憐。烏

大傻破屋無存，尚須還債；馬二回大門亦壞，遑問謝儀。效張冠而李戴，回天力於人工。夫槍替雖已鱗潛，而索賄尚多雀噪。皂隸豈知顛倒，亂吵街坊；諸生盡託陰私，紛呈詞牘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斷袖之餘妍；重撻鞭撻，起引錐之隱痛。照例充軍煙瘴，俟全案之齊拘；大書以示衣冠，泄眾人之公忿。此讞！眾人看了，笑個不已。仲清道：「這是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若沒有那皂隸一鬧，又有誰人知道？此等污穢東西算個孝廉，真辱抹殺多少人。」春航道：「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網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復不少。前日瑤卿說，我們同年與他最好，教他畫畫的那個南京人金粟，本是個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時寄居在某顯宦家，也是自不檢束，他的跟班與彼內眷有私，竟將相如、文君之事，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辭出。不意這位顯宦明於責人，昧於責己，懷恨在胸，借此發揮，將此君亦另案鍛鍊，又帶累了幾個名士一並斥革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」文澤道：「此等事亦不足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吳漢槎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雖經斥革，與他何損？要知如歸自榮這種行為，只怕也沒有了。」春航道：「難說。你看那買賣人的兒子，家人的內親，其不通且不必論，難道也算身家清白嗎？不過有幸有不幸就是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史南湘的家人進來說：「請少爺回去，老爺放了道了。」南湘聽了，即便辭了眾人先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